王稳,孙巧荣,李晓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系统整饬与创新应用[J].体育学研究,2025,39(2):124-134.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系统整饬与创新应用

王　稳[1],孙巧荣[2],李晓华[3]
(1.江苏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鄄城县彭楼镇向阳社区完小,山东 菏泽 274617;
3.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劳动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驱动力,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劳动实践产物,蕴含着丰富的劳动资源,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文献资料、逻辑推理及系统建构等方法,深入阐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内涵要义。在此基础上,从“劳动知识”“劳动经验”“劳动者”“劳动工具”4个层面,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进行系统整饬。进而提出“劳动教育”“融合共进”“数智赋能”“文化播扬”4条相互依存、循环促进的创新应用路径。这对于深化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劳动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5)02-0124-11
DOI: 10.15877/j.cnki.nsic.20250107.002

劳动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手段,更是文化孕育与衍生的沃土。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连续性和创新性的鲜活载体,其文化传承始终融合农业或农耕劳动元素,是对农事生产劳动的具体表达[1]。如对劳动技能的模拟以传承劳动技艺、对劳动工具的改造以服务体育活动、对生产经验的总结以丰富身体行为、对劳动者精神的弘扬以凝聚民族力量等。这些元素共同承载着劳动所镌刻的深刻文化符码,凝铸出独特文化烙印与深刻内涵表征。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劳动活动的生动载体与表现形式,承载着各民族的智慧结晶、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相关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逐步深化的脉络轨迹。早期研究多聚焦在具象层面,主要挖掘和梳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劳动印记。如追溯农耕背景下田间劳作衍生体育活动的起源[2],探讨游牧、渔猎等不同生产模式催生的传统体育[3]。随着学科交叉融合趋势的增强,相关研究引入人类学、社会学视角,探讨传统体育借由劳动协作形成的独特文化符号强化族群认同[4]。然而,现有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专门性和系统性阐释仍显不足,未能全面剖析其内涵,在资源发掘广度与深度上亦存在明显局限,尤其是关于如何创新性地将劳动资源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研究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进行整饬,并探寻其创新应用路径,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为促进文化繁荣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动力。研究力求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如何深度剖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内涵,明晰其边界范畴与核心要义?二是如何全面挖掘劳动资源,打造资源库,实现资源有序整合?三是如何紧扣时代与社会性需求,探索契合路径与范例,赋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发展?

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内涵阐释

1.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边界范畴

为了探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边界范畴,必须对其劳动资源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劳动”

收稿日期: 2024-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BTY072);中国高等教育项目(24LD0307)。
第一作者: 王　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体育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通信作者: 李晓华,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常被理解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5]。物质层面，其范畴涵盖劳动工具、作业环境以及劳动产出等要素；精神层面，则广纳劳动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审美意趣，以及在劳动过程中所衍生的人际互动范式与群体意识凝聚形态[6]。劳动资源作为一个存量概念，是劳动的重要组成，其要素包括劳动知识、劳动经验、劳动者和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7]。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劳动起源说”则使民族传统体育与劳动实践二者深度交融、协同耦合，彰显出文化演进过程中多元要素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内在逻辑与复杂机制。如游牧民族的畜牧劳动成就了马术技艺，渔猎民族的劳动动作演变为体育技艺，为民族体育的技艺生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武术映射出不同地域与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劳动实践场景中的攻防诉求；舞龙舞狮在传统节庆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活动时间与自然节气、农事活动相关，不仅彰显民族团结奋进精神，亦折射出民间劳动协作模式与丰富的艺术创造力[8]。在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起源说”语境下，可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定义为：基于劳动资源包含的劳动知识、生产经验、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等要素，这些要素能够体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方式、技能与文化内涵，并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体现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特质、自然节气、农事活动、劳动协作及艺术创造活力，是助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相关资源，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源头。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是以劳动实践为根基，承载我国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现劳动进程中的身体技能、智慧与民族文化心理，是各民族对劳动的尊崇、对生活的热忱以及对群体认同的追寻。需着重指出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与纯粹劳动生产活动有着本质区别。如田间劳作本身不属于体育活动，但从劳作动作演变而来的插秧舞等具有表演和体育特性的活动，则属于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范畴，因其经过了文化塑造，具有娱乐性、竞技性与文化象征性。同时，它与现代竞技体育也有差异，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更注重民族性、传统性以及文化内涵的传承，即便部分项目具备竞技性，也并非单纯以竞技成绩为终极目标，而是更强调文化体验与民族精神的展现。

研究基于上述概念、边界范畴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空间分布格局，梳理出具有“劳动特色”的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并将其划分为农耕、草原、渔猎、农牧4大类别，构建了相应的分类体系（表1），清晰呈现不同劳动生产方式下孕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特色。

表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具有“劳动特色”的项目资源

Tab.1　Project resources with “labor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劳动类别	民族种类	项目符号	内涵要义
农耕	汉族、畲族、朝鲜族、壮族、侗族等	舞龙舞狮、抛茶青、抛绣球、跳板、秋千、顶瓮竞走、抢花炮、哆毽、赶山狩猎、草球、踩石轮、斗鸟等	作为劳动之余的娱乐活动及祈福庆典，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族群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自身生存技能的培养，进而获取生活技能的实践过程。其核心在于展现对劳动的崇拜与技艺的崇尚，艺术化地呈现各族群独特的劳动特质与模式，是族群在长期演进中适应环境、传承文化、凝聚群体力量的关键途径
草原	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	赛马、摔跤、马球、射箭、赛骆驼、套马赛、布鲁、吊羊、马上角力、飞马拾银等	
渔猎	赫哲族、达斡尔族、独龙族等	叉草球、顶缸、塔木格、鲁日格勒舞、射弩、比劲力等	
农牧	藏族、苗族、彝族、纳西族等	赛牦牛、扣押、牛皮船竞渡、斗牛、果孜、抱石头、耍春牛、霸王鞭、达瓦孜等	

1.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核心要义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演进过程中，依托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承脉络、多元地理风貌、多样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劳动实践经验，由劳动人民历经世代创造、传承与演进而汇聚形成的体育活动集合体[9]。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展现出融合性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从以下层面进行阐释。

第一，文化层面。就文化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整体性与适应性维度而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是特定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及劳动生产模式过程中所衍生的文化事象[10]。如蒙古族赛马源于草原游牧生活实践，牧民在劳动中练就骑术，赛马成为展示民族品性与文化特质的体育形式，涵盖了对自然和劳动生活的认知感悟及特有的文化表征。第二，社会层面。就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导向而言，民族传统体育与农业劳动紧密相连。如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于农闲时节或重要节庆期间举行，成为凝聚社群、强化社会团结及增进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路径[11]。此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角色分工与劳动协作模式类同，如龙舟竞渡里划手、鼓手等角色的协同运作，映射体育活动中的劳动协作精神，其内涵涉及社会关系架构、社会秩序维系以及劳动价值观在社会互动中的传递等层面。第三，历史层面。在历史学的时间维度下，古代冷兵器时期，武术的诞生与军事训练、民间自卫等劳动生产及安全保障需求紧密相关[12]。随着历史的演进，武术在不同朝代呈现各异的发展态势，从防身御敌之技艺逐步演变为兼具健身、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的体育项目。此历史变迁彰显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动态性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要素作用，持续吸纳新质、转换功能与形式，蕴含着历史沉淀的劳动智慧、技艺传承以及文化演变脉络。

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系统整饬

为全面发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劳动资源，研究基于劳动资源概念[7]，从劳动资料所涵盖的4个要素“劳动知识”“劳动经验”“劳动者”“劳动工具”对劳动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整合。

2.1　基于劳动知识的民族传统体育文本资源整饬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知识的文本资源，作为记录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劳动知识的各类资料，涵盖了口传文化、书面文化及仪式记载等多种形式（表2）。这些文本资源共同构筑了一张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知识网络。

表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知识”的文本资源

Tab.2　Text resources of “labor knowledg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资源类别	整饬内容	价值指向
口传文化	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	展现传统体育活动的场景及其深远意义，是对劳动及自然馈赠的由衷颂扬与深切感恩
书面文化	古籍、史诗、文献、方志记载等	反映各民族对自然与劳作关系的独到理解，亦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对生活、自然与社会期望的一种凝聚性表达
仪式记忆	民俗活动与仪轨、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等	把握劳动的时节，艺术化地呈现劳作动作，是祭祀仪式流程、动作规范与象征意义的体现

首先，口传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知识”文本资源整饬的重要切入点，其相关民间传说和谚语是关键着手点。以畲族“舞铃刀”为例，其传说承载着人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诉求，最初为祈求丰收而举行的舞刀铃活动，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演变为兼具技击特色的武舞[13]。这一演变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从劳动实践情境到体育文化形式的转化逻辑。朝鲜族的跳板起源于稻田劳作的实际需求，人们利用长板的弹力提高劳动效率，后在丰收庆典中发展为表演形式，融入庆祝仪式[14]；农乐舞则紧密伴随农业生产周期，从田间地头的劳作场景演绎为集体欢庆的文化表达；秋千活动通过谚语“秋千荡得高，庄稼长得好”与农业生产建立起紧密的隐喻联系，强化了其在民族劳动文化中的地位[15]。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诸多项目在口传文化滋养下，沿着从劳动实践到文化仪式，再到民族文化象征的路径，反映了劳动与体育文化相互交织、逐步升华的构建过程，彰显了各民族在劳动知识传承与体育文化发展中的智慧与创造力。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知识”的文本资源整饬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其次，从书面文化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古籍、史诗、方志和文献等构成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在字词溯源方面，《说文解字》对“秋”字谷物成熟含义的阐释，成为“秋千”寓意谷物丰收观念的文字学源头[16]。这种文字层面的联系并非偶然，而是早期文化思维的映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劳动生产、体育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秋千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观念性基础。史诗、歌谣等作为民族文化的叙事载体，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集体意识。哈尼族民间歌谣《打秋千》的唱词“快来打秋千把灾害全部荡掉”，传递出通过荡秋千祛除灾厄、祈愿“庄稼丰收”“寨里人丁兴旺”的朴素愿景[17]。构建了荡秋千与庄稼生长以及人口繁衍间的联系，反映出早期人类基于巫术思维对自然现象与农业生产的独特认知模式，并形成对生活、自然与社会期望的一种凝聚性表达，且以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延续。此外，地方志也展现出民族体育从劳动实践到文化升华的系统性构

建特征。如《贵州通志》所载“独竹漂”，这一体育项目深刻体现了贵州人民与水依存的生存智慧以及水运文化印记[18]。《内蒙古方志》所记录的“搏克”，则是蒙古族人民应对自然挑战与畜牧劳作中所需强大力量、精湛技巧与无畏勇气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游牧劳作特征[19]。通过对古籍、史诗、地方志的梳理与分析，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在文字记载、精神内涵、地域特色等维度得以系统呈现，有力回应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系统性研究与整饬的需求。

最后，在仪式记忆维度下，民族体育活动呈现出与特定时令高度契合的特征，成为民俗节庆和村落生产劳动中不可或缺的活动仪轨。这些活动融合了祭祀、体育、歌舞等多种元素，生动反映了不同民族与其劳动生活环境及物质条件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演变为民众感知和标记劳动时节的独特文化符号，以及集体记忆传承的关键媒介。如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于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此时正值盛夏，草原水草丰茂，牲畜膘肥体壮，其中的赛马项目集中展现了骑手精湛的骑术和对马匹卓越的驾驭能力，射箭项目则是对传统狩猎技艺及畜牧防护能力的追溯性展示和延续性传承[20]。此外，民族传统体育还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以藏族的望果节为例，民众通过固定路线，民众手持青稞麦穗等农作物，沿着固定路线围绕农田或村庄游行，并在游行中诵经，以此祈求神灵庇佑农作物免受自然灾害，确保丰收[21]。这种仪式巧妙地将宗教信仰与对劳动丰收的强烈期盼深度融合，充分彰显了藏族人民对土地和农业劳动成果的敬畏，也体现了宗教仪式与劳动实践在民族传统体育语境中的有机交融与互动。因此，从仪式记忆维度整饬相关劳动资源，为深入理解和把握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提供了更为精准且全面的视角。

2.2 基于劳动经验的民族传统体育技能资源整饬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劳动技能资源可系统概括为生产技能、生产经验以及生产评价等核心要素（表3）。这些要素彼此紧密连接、相互协同，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技能资源的有机整体。

表3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生产经验”的技能资源

Tab.3 Skill resources of “production experien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资源类别	整饬内容	价值指向
生产技能	农事技能（播种、收获等动作）、狩猎技能（追踪、潜伏、捕杀等动作）、畜牧技能（放牧、套马等动作）、渔业类（划船、捕鱼等动作）	生产生活实用性、文化传承性及智慧凝聚性
生产经验	畜群及渔业管理经验，猎物习性与狩猎策略等	
生产评价	劳动生产准确性、效率性等价值取向和成效评估方式	

首先，可通过整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的生产技能动作，为系统探究民族文化传承演变规律提供关键切入点和核心支撑依据。以壮族插秧舞与舞春牛项目为例，插秧舞以其独特的动作节奏和队形变换，精准且系统地模拟了水稻插秧过程中的株距、行距等农作细节，生动还原了插秧劳作场景[22]；舞春牛则聚焦于牛耕环节，其动作设计紧扣传统农耕流程，从犁田到耕地的动作模拟，全面展现了农耕劳作的技能要点。二者相辅相成，完整地传承了壮族农业生产劳动的知识体系与文化记忆。在赫哲族的“叉鱼”活动中，参与者所需掌握的技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在复杂多变的水流、光线条件下，精准判断鱼的位置与游动方向，以及巧妙运用力量投掷鱼叉等技巧。这些技能与赫哲族日常渔猎劳作的实际操作紧密契合，对传播渔猎知识、传承渔猎文化及族群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通过整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在系统的劳动生产技能动作，可充分展现其在传播劳动知识及承载民族文化记忆中的重要价值，这也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其次，我国众多传统体育活动在规则与场景设计中蕴含了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智慧，构成了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劳动经验传承体系。以满族“珍珠球”活动为例，其运动场景精心模拟了渔民的水域捕捞作业环境，各环节紧密相连，充分展现了满族的水上捕捞智慧。持抄网队员的动作技巧精准复刻了实际捕捞动作，凝聚了满族打牲者对捕捞工具运用和时机把握的丰富经验；“水区”队员的移动与球动作系统呈现了水中协作围猎、操控猎物路径的渔猎活动的关键要诀，整个活动将传统捕捞生产情境进行抽象演绎，使满族传统生产经验在体育

文化领域得以生动展现，为水上生产经验传承提供了系统范例。畲族的“赶猪”游戏，其规则设定需借助特定工具（短棍）驱赶“猪”，这一设计复刻了真实的农事场景。在游戏进程中，参与者可体悟驱赶力度与节奏的微妙平衡。若用力过度，“猪”会失控乱窜，恰似农事活动中，家畜若受惊吓会冲入农田并损毁庄稼；反之，若驱赶过缓或过轻，“猪”则可能停滞不前。因此，这一传统体育形式有效锻炼了参与者对家畜驱赶力度与节奏的把控能力，为农事生产中的家畜管理提供了极具实操性的经验借鉴与技能储备，有效保障了传统农事生产经验在体育活动中的传承与发展。

最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评判标准，映射出一种劳动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和成效评估方式，是劳动生产在体育领域的生动延展。对其相关劳动资源整饬，有助于梳理民族文化演进中体育与生产活动紧密相连的发展轨迹。以蒙古族摔跤为例，其比赛评价准则与游牧劳动中对力量、技巧和勇气的推崇息息相关。在游牧劳动中，牧民需具备强健体魄和高超搏斗技巧，以保护牲畜、争夺牧场资源及应对突发危险。摔跤比赛中对力量、技巧及果敢无畏精神的要求，正是游牧劳动中关键能力的抽象化体现，进一步强化了畜牧生产中所需的身体素质和对精神品质的重视。侗族的抢花炮，其评判规则围绕抢到花炮的次数和成功将花炮送达指定区域的有效性展开，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迅速抢占先机及精准执行任务的能力。这一评价体系与侗族传统的集体耕种、山林采集等生产息息相关。将这些劳动实践中的关键要素转化为竞赛评价标准，使参与者深刻体会到团队合作的力量、时机把握的精准性以及策略执行的有效性对目标达成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生产评价的渗透，不仅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更为各族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如何高效协作、合理竞争提供了直观的实践范例和价值指引。

2.3 基于劳动者的民族传统体育精神资源整饬

劳动精神是劳动者在实践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劳动信念和人格特质，它直接映射出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风貌[23]。为此，从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3个维度出发，对体现劳动者劳动信念和人格特质的精神资源进行系统梳理（表4）。

表4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力”的精神资源

Tab.4 Spiritual resources of “labor for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资源类别	整饬内容	价值指向
劳动精神	农耕劳动精神（精耕细作、顺应自然等）、畜牧劳动精神（勇敢无畏、自由豪迈等）、渔猎劳动精神（团队协作、机智应变等）	具备实用性、文化传承性、精神凝聚性及教育启示性等特质，涵盖技能传承、身体素质提升、民族文化延续、社会价值观塑造、劳动观念培育及创造力启发等多重价值内涵
劳模精神	勤劳坚韧品质（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等），勇敢拼搏品质（勇往直前、勇于挑战等），民族精神象征（扶危济困，社会担当等）	
工匠精神	耐心专注、创新求精、追求卓越等	

首先，劳动精神作为劳动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劳动意识与劳动态度的集中体现[23]，也深刻贯穿于民族体育活动的各层面，通过对其所蕴含的劳动精神进行深入剖析与系统整合，有助于深入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机制。以哈尼族“打磨秋”为例，参与者在磨秋上的动作需精准控制，通过细腻的动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反映出精耕细作的劳动特质。而壮族“板鞋竞速”则要求参与者高度默契，在行走或奔跑中保持步伐协调一致，体现了壮族人民重视集体协作、团结互助的劳动智慧和文化传统。同时，各民族依据节气举行的体育活动，如汉族端午节的赛龙舟、苗族芒种时节举办的爬坡节、白族立秋处暑之际的火把节，均契合了气温变化与作物生长周期规律，反映出先民认识与顺应自然、遵循规律的劳动精神。当然，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牧民在与牲畜相伴、驯服烈马、抵御狼群及应对自然挑战的游牧劳动历程中，培育出坚毅果敢、不惧艰险的勇敢无畏品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无垠天地间放牧驰骋的日常，孕育出游牧劳动人民所特有的不受拘束、胸怀开阔、潇洒不羁的劳动精神。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渔猎民族，捕鱼作业需依据不同季节、不同水域的鱼类习性，机智选择捕鱼地点与方式。尤其在冬捕时，渔民要迅速判断冰层厚度与安全区域，协作开凿冰洞、下网收网，面对寒冷天气与湍急水流等状况，需具备灵活应变能力才能确保收获，这充分体现出团队协作与机智应变的劳动精神，这

种精神成为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生存资源的重要保障。

其次，劳模精神作为劳动楷模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凝结的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能够激发人们对劳动模范的尊崇与敬畏[24]。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个体通过竞技活动所展现的智慧、力量与技艺等方面的特质，彰显了劳模精神的内涵。如藏族的赛马节，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被奉为拥有超凡力量和智慧的英雄，其赛马场上矫健的身姿和精湛的骑术，成为藏族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英雄典范[25]。因此，那些骑术高超、能够在激烈赛马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骑手，会被视为英雄，他们所具备的勇敢、坚毅、智慧等特质，也成为民众追逐与向往的目标。赛马是藏族人民对英雄崇拜的直观体现，而这种英雄崇拜与劳模精神在价值追求上相互交融，彰显了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此外，武术名家黄飞鸿、霍元甲、蔡云龙等，他们不仅武艺精湛，还悉心传授武艺，这背后是对武术传承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充分体现了劳模精神中的敬业奉献特质。同时，在面对江湖纷争与家国危难时，他们凭借高超武艺挺身而出，扶危济困，这种将武术技艺与社会担当紧密结合的行为，拓展了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价值边界，其蕴含的精神力量超越了体育本身，升华为一种维护正义、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象征。

最后，工匠精神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追求卓越、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品质，是劳动者在长期职业探索与技艺磨砺中的价值坚守与信念升华[26]。提炼民族传统体育相关行为实践的工匠精神，如耐心专注、创新求精、追求卓越等，有助于勾勒出工匠精神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紧密交织的传承路径与价值走向。以东汉医学家华佗为例，其对虎、鹿、熊、猿、鸟等动物行为的细致观察与系统研究，创造性地构建出健身功法——五禽戏。此过程深刻彰显华佗的钻研精神与创新意识。且华佗创制“五禽戏”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仿生运动之法提升百姓健康水平[27]，这深刻折射出其心怀苍生、济世利民的工匠精神特质。此外，陈氏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廷，秉持“忙来时耕田、闲来时造拳”的生活实践范式，展现出劳动人民的质朴本真与勤恳踏实的品质风貌。在太极拳创编历程中，陈王廷通过融合多元拳法、创新拳理架构、提炼独特技法等一系列创造性举措，诸如将陈氏祖籍山西洪洞县旧传拳艺与戚继光著述《纪效新书·拳经三十二势》相互交融，并巧妙结合《黄庭经》中的导引、吐纳之法，同时将太极阴阳学说与导引、吐纳以及中医经络学说融入武术体系之中[28]，太极拳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严谨的理论根基，充分体现出其卓越的创新精神与智慧才情，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创新发展的经典案例。

2.4 基于劳动工具的民族传统体育物化资源整饬

劳动工具是劳动实践的物质基础，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物质资源与关键载体，如弓箭、弩、石球、纺锤等，这些生产工具可以直接或经改造而用于体育活动中。对此，研究从劳动工具的制作工艺、应用场景、材料选择3个方面进行物化资源整饬（表5），以期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

表5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工具”的物质资源

Tab.5 Material resources of “labor tool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资源类别	整饬内容	价值指向
制作工艺	传统农具、狩猎器具、畜牧用具等	劳动工具与体育器材间存在深刻的演变承继关系，以及劳动生产与体育活动开展之间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
应用场景	使用方式、审美观念、功能演化等	
材料选择	生产力演变、文化与历史记忆等	

首先，在传统体育器具的制作工艺方面，不仅是民族文化与手工技艺的精妙融合，更是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在物质载体上的生动映射。对这些工艺所蕴含的文化与技艺传承资源进行整饬，有助于深入理解民族传统体育器具制作工艺的知识体系和传承脉络。如蒙古族的布鲁，作为狩猎与体育两用器具，在制作过程中，从材质的精挑细选，到外形的精雕细琢，再到整体构造的巧妙设计，皆融入了蒙古族独特的审美意趣、图腾信仰等多元文化要素。传承布鲁的制作技艺，不仅延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更展现了从传统图案所蕴含的深刻象征寓意，到器具造型设计与功能优化演变的全过程。此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劳动生产理念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渗透关系。如鄂伦春族使用的地箭，是从弓发展到弩

的过渡形态，这一过程中还演化出了一种“弋射”方式，即射中目标后可通过引线获取猎物[2]。再如朝鲜族的跳板，木材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材料，被朝鲜族人民巧妙利用。他们依据木材的长度、宽度、弹性等自然属性，将其塑造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器材。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木工技术，构成了传统体育劳动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彰显了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

其次，从生产工具到体育器材，是不同民族在特定劳动生产环境下创造出的物化形式，并在体育赛事、娱乐、训练和礼仪中与动作技法、礼仪规制相互配合，进而形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文化形态。如原始农业中使用的石镰及蚌镰等具有钩割效能，催生了兵械“戈”的创造，标志着原始生产、生活工具从社会活动中完全分离，并为武术技击形态（如刺、啄、勾等）演化提供了条件[2]。而“止戈为武”的传统文化深刻揭示了礼仪规制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军事训练与战斗中，“戈”的使用严格遵循礼仪，出征前的祭祀仪式、战场上的金鼓旗语指挥、士兵队列与进退秩序等，都表征着对武力的慎重与敬畏，避免无节制的暴力冲突，将道德规范融入军事行动[29]。这种礼仪规制在民间武术中得以延续，并演变为师徒间的传承礼仪、同门切磋时的点到为止、武术表演前的抱拳行礼等，使武术从单纯的技击之术升华为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体育项目，塑造了尚武崇德的精神内核，以及中华民族对于力量、道德与秩序的深刻理解与追求[30]。此外，壮族扁担舞中的扁担，原本是农业生产中用于挑担运输的工具。在扁担舞中，扁担不仅保留了其在壮族农业文化中象征勤劳、坚韧的文化寓意，还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即舞者通过有节奏地敲击与舞动，展示团结协作精神、欢快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传承。

民族传统体育器材的材料选择蕴含着深厚的文化逻辑，是劳动智慧的具体表达。对其进行资源挖掘，可深入探寻中华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上的历史脉络及文化记忆。如在武术器材的演进历程中，原始时期受制于生产力水平，木棒、石头、骨头等天然材料经简单加工后成为最初的武术搏斗工具，其技术介入程度极低。进入青铜时代，随着人类对金属冶炼技术的探索与掌握，武术器材质量与性能实现质的飞跃。而冶铁技术的成熟则成为武术器材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技术的迭代升级使武术器材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并普及于军事和民间武术领域，促进了武术技艺的传播与发展。步入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促使不锈钢及碳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武术器材制作，体现了工业化生产背景下对大众健身、娱乐、表演等需求变化的适应。武术器材的演变过程展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单一向多元、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不断迈进的发展趋势，构成了武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当然，民族传统体育器材的材料选择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功能。以藏族的“牦牛绳”为例，牦牛是藏族人民生活的亲密伙伴和经济支柱，“牦牛绳”便成为牦牛文化的一种物质延伸，承载着藏族人民对牦牛的依赖、敬重与感恩之情。因此，在每年藏族“赛马会”“香浪节”“吾尔多”节庆中的拔河、甩绳套等体育活动中，仍保留着使用牦牛绳的传统，这便是“图腾崇拜”所赋予的“神圣”与“正义”，有力强化了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与团结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的创新应用

在学术与实践的交融语境下，紧扣时代发展需求，以多学科理论作为指引，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4条创新应用路径（图1）。

3.1　劳动教育：劳动资源创新应用的价值根基

一是以劳树德。通过规则性与协作性来达成“以劳树德”。学校可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竞赛，通过“以礼始以礼终”的规则要求（如武术、舞龙舞狮等项目），培养相互尊重意识与谦虚品质，提升学生仪式感和专注度。此外，通过板鞋竞速、龙舟、拔河等项目所需的团队协作，培养学生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集体荣誉感，进而树立良好道德品质。二是以劳增智。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的技巧学习与策略运用增长智慧。以传统射箭为例，射手需掌握正确的姿势、力度控制、风向判断等技巧，涉及人体力学、气象学等多方面劳动知识。珍珠球、毽球、抢花炮等需要参与者运用策略思维进行战术布局与攻防转换，思考对手的意图并做出应对，从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力和判断力，达到以劳增智的效果。三是以劳健体。通过多样化且趣味性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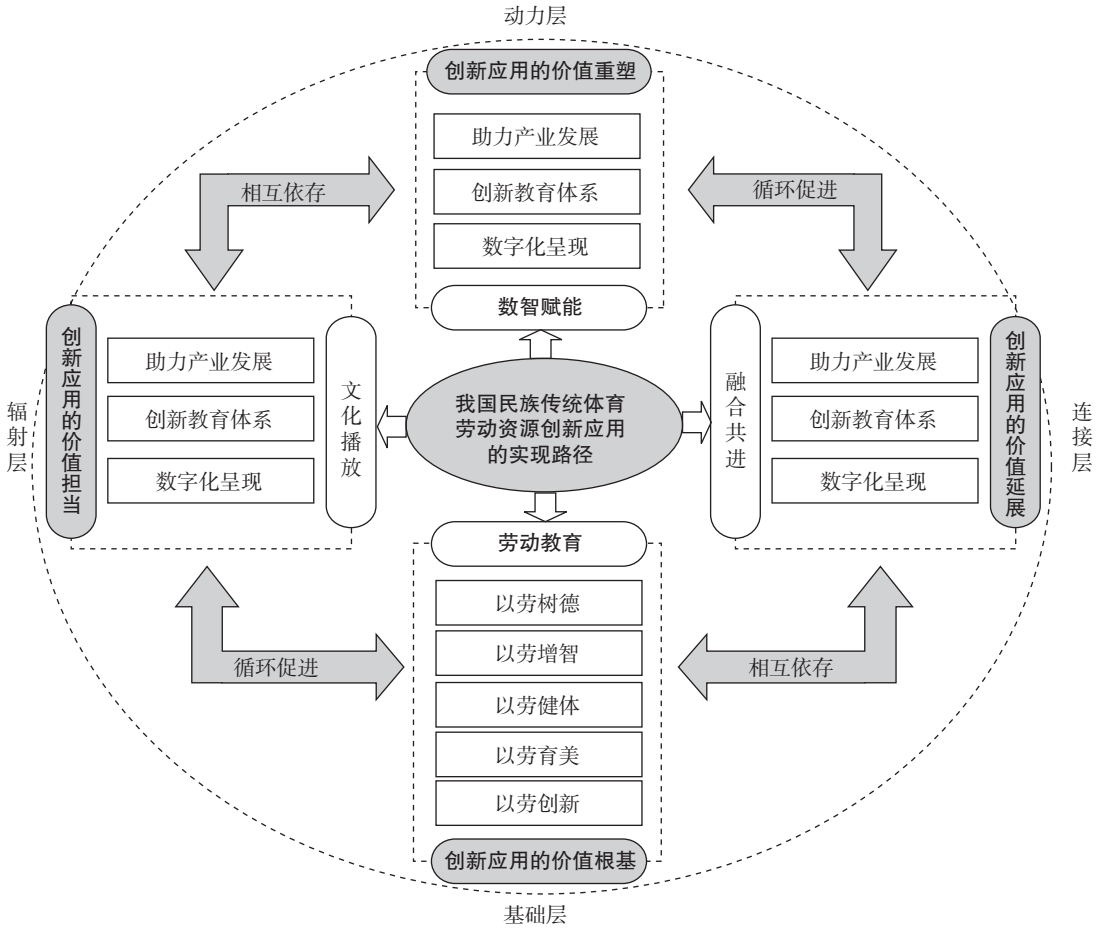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劳动资源创新应用路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 path of labor resourc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民族体育全面锻炼人体的各项机能，促进身体健康发展。如畲族“摇锅”游戏，在控制锅的摇动方向和幅度时，需要参与者具有较强的核心肌群力量，有效锻炼学生的协调性、平衡及身体控制能力。由于这些劳动实践色彩的活动形式多样、趣味性强，能有效吸引不同学段人群参与，使学生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达到强身健体目的。四是以劳育美。审美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对丰富文化情境的体验和感知。学校可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民俗活动。这些民俗节日中的体育活动、民族舞蹈、音乐、服饰等，能使学生感受到超越体育本身的精神之美，提升审美能力，实现以劳育美。五是以劳创新。实践情境中的自主性是激发学生创新潜能的重要途径。发挥民族传统体育“动手动脑”功能，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可培养学生动手制作体育器材、搭建比赛场地等能力，并逐步鼓励学生进行工具改良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的技术改进，提高动手能力。此外，通过主题活动创意策划，提升动脑能力，如策划“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节”，让学生在组织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产生灵感，思考并采取行动改变，达成主题活动的顺利开展，以此获得快乐和满足，进而培育创新型的劳动素质。

3.2　融合共进：劳动资源创新应用的价值延展

融合共进作为创新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不同业态深度交融与协同发展的关键驱动力[31]。因此，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与其他业态深度交融与协同发展，不仅能促进其现代性的传承、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还能在多元维度上拓展其功能与影响力。一是文旅融合。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与载体，可通过深入挖掘各民族体育劳动资源或元素，将其作为独特的文化标识融入旅游产品开发。如以传统体育的劳动起源传说、仪式流程等为素材，打造实景演艺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此外，将传统体育劳动资源与自然景观、人文古迹相结合，开辟特色文旅线路，旅游景点依据区域资源穿插特色民族体育的劳动体验环节，让游客在游历中感受劳动魅力。更进一步，可将劳动实践作为核心，打造具有地域特色与文化辨识度的文旅品牌，通过举办庆典活动，如赫哲族冬捕、满族冰嬉等，提升东北地区冰雪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实现劳动资源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二是体医融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扶持契合人民群众兴趣偏好、广受喜爱的运动项目。鉴于此，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可主动融入未来“体医融合”发展趋势，以促进身心健康和补充文化给养为突破口，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项目。如探索传统武术、五禽戏、民族健身舞等项目的健康价值与文化内涵，结合“体医融合”打造“健康名片”，促使这一劳动资源回归日常生活场域，切实服务大众健康需求，从而激活并延续其资源价值，达成活态传承与赓续目标。三是共享融合。共享融合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交互衍生的文化创生范式，可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促使异质文化深度对话。各民族、地域具有劳动特色的传统体育可彼此借鉴优秀成分，如汉族武术与少数民族摔跤可在技巧研习、训练范式、竞赛规则改良等方面取长补短。同时，还可锚定传统与现代的衔接点，将传统体育文化同现代前沿观念、先进技术精准“嫁接”，催生全新体育文化形态，如创新冰雪那达慕节庆活动。通过举办全国性及地方性民族运动会及大型文化节等融合平台，将具有劳动实践特征的民族体育融入其中，以“文化重叠共识”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为民族团结注入持久动力。如2024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港、澳、台地区全部参赛，极具各民族劳动特色的体育项目（如花炮、珍珠球、攀椰竞速等），使不同民族得以直观领略各异文化魅力，激发内心共鸣，为以体育为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前景广阔的实践路径。

3.3 数智赋能：劳动资源创新应用的价值重塑

在高新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人类社会已然步入以人工智能为先导的数智时代。数智技术与文化资源的融合能够催生出新的价值形态，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的价值重塑与再造，并为其创新应用提供强大的技术驱动力和手段。一是深耕文化内涵，实现数字化呈现。推进数字化工程建设，精心构筑主题性数字博物馆、展览馆以及非遗馆，系统性梳理、收纳与展现民族传统体育劳动实践的馆藏资源，充实其文化底蕴。就文化传播学角度而言，数字化展示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扩大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以蒙古族“搏克”为例，一方面，可构建搏克文化数字博物馆，系统梳理、收纳珍贵馆藏资源，如历代搏克手的跤服、跤靴，按年份与赛事级别分类展示，并配以详细文字、语音解说，阐述其制作工艺、历史演变及在搏克赛事中的意义，全方位展现搏克文化底蕴。另一方面，设立线上“搏克文化展览馆”，借助3D建模、高清影像等技术，还原那达慕中搏克比赛的盛大场景，从赛前庄重的入场仪式、激昂的祝颂词，到赛中选手激烈对抗、巧妙过招，再到赛后颁奖荣耀时刻，让观者仿若身临其境，感受搏克运动魅力，实现这一劳动资源的数字化精彩呈现。同时，在非遗馆中开辟专门板块，记录老一代搏克传承人的口述史、训练秘诀，以数字化形式保存与传承这一濒危技艺，充实劳动资源并延续民族文化。二是融合数智技术，创新教育体系。将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有机融入学校教育生态，开发兼具数智特色的教材与课程体系。互动式电子教材和在线教学平台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升学习效果。如编写富含互动元素的电子教材，借助在线教学平台打破时空局限，开展远程劳动实践活动；同时，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开发沉浸式教学与体验软件，提升项目趣味性与吸引力，强化学生对劳动的认知深度与实践操作能力，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归属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实践平台。三是驱动数智创意，助力产业发展。积极引导旅游企业挖掘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富矿，开发多元数智文化产品，涵盖数字艺术作品及特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等，借产业之力撬动劳动资源的价值创新与市场拓展，逐步构筑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链条。即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造新颖的文化产品和体验形式，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以壮族“三月三”民俗节庆为例，可在非遗博物馆、街道社区、商业文化区等场所创设数字非遗壮族劳动体验馆，通过数字化手段虚拟山歌对唱、抛接绣球等情境，并借助VR技术达成人机交互体验，以“文化再造”策略赋能这一劳动资源的创新发展，焕发时代活力。

3.4 文化播扬：劳动资源创新应用的价值担当

在新媒介蓬勃兴起的当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劳动资源亟须借助媒介资源与多元传播路径，全方位、深层次、高时效地构建立体式传播架构，向社会各界乃至全球进行广泛传播，以增进民众认知。一

是通过网络媒介，激发流量活力，增强传播势能。在当代社会，人们对网络媒介的依赖日益加深，而网络媒介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与强可视化特质，使其成为整合并推广民族体育劳动资源的前沿阵地。依据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媒介特性会深刻影响传播内容与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范围。因此，应契合新时代网络传播规律，凝聚学校、社区、赛事活动与网络媒体等各方力量，借助网站、报刊、影视作品、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全景展示如侗族“抢花炮”等项目从手工制作、赛前祭祀仪式到赛场协作对抗的全过程，让全球受众领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背后蕴含的劳动精神，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关注，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同时，还可精心制作舞龙舞狮、武术等项目短视频及微短剧，聚焦训练实景与高难动作，彰显习练者超越自我、突破极限的中国劳动人民精神风貌，实现跨地域、跨文化传播。此外，巧妙运用话题营销，以轻松诙谐、趣味盎然的视角拆解传统体育技艺，点燃大众的好奇心，借助流量杠杆撬起传播势能，驱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劳动实践传播版图。二是通过电竞融合，深耕内容植入，提升传播力度。电竞产业的高速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劳动实践传播开辟了新路径。文化传播的受众理论指出，受众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有选择地接触和理解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文化再生产。对此，可将赛龙舟等项目蕴含的勤劳协作、锐意创新内核融入手游开发，架构创意关卡与竞技场景，让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领悟传统劳动智慧，使劳动智慧穿透游戏表层，直抵受众深层认知，强化传播效果。三是通过人文交流，依托高层平台，创新传播内容。文化折扣理论认为，一种文化产品在进入新的文化区域时，往往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其价值和吸引力的降低。因此，可通过国际交流平台减少文化折扣现象，更好地展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的劳动实践之魅力。如充分利用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中心等国际文教平台，搭乘高层互访、重大节庆外事活动的便车，编织民族传统体育劳动实践国际传播网络，以文化使者之姿，对话世界，塑造亲和且深邃的文化行象，解锁对外宣传新范式。此外，秉持“走出去”战略，对标国际顶级赛事范式，在大型运动会、马拉松及户外比赛中嵌入劳动特色传统体育项目展示板块，铺陈体育展演、传统劳作主题互动环节，具象化呈现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品质，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

4 结语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文化基因，既是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也是当代体育发展的重要资源载体。通过对其内涵的深入阐释、资源的系统整饬、创新应用的积极探索，延伸探讨了从劳动资源这一视角创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可能、可行与可为。当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尚有广袤的探索空间，亟待持续深化研究与优化整合。借助其兼具功能性与参与性的活动载体，大胆开拓创新应用路径，全面释放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丰富价值，使其更“贴近民生”“符合民意”。在促进各民族成员日常互动、趣味竞技、共享文化盛宴的过程中，深化彼此的情感纽带，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 崔乐泉.论“原始体育形态”——体育考古学研究方法实证分析[J].体育与科学，2002(4)：4-6.

[2] 崔乐泉.原始形态体育器械的考古学分析——史前劳动工具与原始形态的体育器械[J].南方文物，2010(3)：82-92，78-79.

[3] 倪依克，胡小明.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J].体育科学，2006(8)：66-70.

[4] 彭春兰，毛丽娟.从简约走向复合：“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民俗体育治理形态的嬗变——基于湘西古镇传统龙舟活动的个案调查[J].体育学研究，2024，38(5)：13-22.

[5] 赵蒙成.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本体价值与实践进路[J].现代教育管理，2022(2)：38-47.

[6] 班建武.新时代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的现实挑战及应对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1(11)：1-8，38.

[7] 靳书君，王凤，王子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中国化考论[J].宁夏党校学报，2019，21(1)：65-71.

[8] 焦英奇，刘良超.民族图腾与国家象征：龙狮运动的文化价值与仪式认同[J].体育与科学，2014，35(1)：104-107.

[9] 白晋湘，郑健.民族传统体育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阐释及实现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6)：638-643.

[10] 陶恩海，程传银.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传承的内涵、现状及发展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0(1)：54-60.

[11] 吴艳红，贺鑫森.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构建[J].体育学研究，2020，34(5)：67-75.

[12] 侯胜川，高亮.人类学视野下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成长阐释[J].体育学研究，2022，36(4)：88-97.

[13] 陈欢园.畲族仪式中《雷诀舞》的形态研究及文化解读[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3.

［14］刘慧心.朝鲜族民俗文化对内蒙古朝鲜族聚居区旅游发展的价值[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2):92-96.
［15］陈洛嵩,陈福刁.秋千考[J].体育文化导刊,2014(4):152-155.
［16］郭泮溪.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7］林继富,王祺.游戏人间:“荡秋千”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4,16(4):27-37,153-154.
［18］王宗枝.民族传统体育独竹漂探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5,29(7):87-89.
［19］侯雯雯.蒙汉两种语言的“马族词”语义文化比较阐释[D].西宁:青海民族大学,2018.
［20］孙波,姚绩伟.缘起与嬗变: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2,36(1):103-112.
［21］才贝.论后藏“望果节”仪式结构及象征意义[J].思想战线,2015,41(5):35-40.
［22］韦东柳.广西壮族蚂拐舞历史起源、形式及艺术特征[J].文学教育,2022(1):158-160.
［23］周洪宇,齐彦磊.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特点、核心要义与路径指向[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2):124-133.
［24］李雯.新时代青少年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与实践价值[J].北京青年研究,2020,29(4):97-102.
［25］索加本.格萨尔文化外延概念及其三大核心内涵考略[J].西藏研究,2024(4):90-100,161-162.
［26］成楚洁,许世建.认知、情感、行为意向: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形成机制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24(6):44-49.
［27］丁省伟,储志东,范铜钢.“五禽戏”养生文化的历史流变及生命内涵[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8):65-70.
［28］雷季明.洪洞通背拳与陈氏太极拳源流关系考[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5.
［29］李永超,丁保玉.武文化的启蒙:夏、商、西周时期武术文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7(2):162-166,189.
［30］戴国斌.武术人类学研究:概念、议题与展望[J].体育学研究,2021,35(3):1-10.
［31］贺德方,汤富强,陈涛,等.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演进分析与若干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2):241-254.

作者贡献声明:

王稳:前期调研、论文撰写;孙巧荣:资料收集、修改论文;李晓华:提出论文选题、修改论文。

Systematic Re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China'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WANG Wen[1], SUN Qiaorong[2], LI Xiaohua[3]

(1.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 *Xiangyang Community Primary School, Penglou Town, Jancheng County, Heze* 274617, *China*; 3. *College of Marx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Labor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as a product of labor practice, is rich in labor resources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reasoning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labor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is explained in depth from four aspects: “labor knowledge”, “labor experience”, “laborers”, and “labor tool”, and then the study puts forward “lab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co-progress”,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We then propose four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 paths: “lab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promotion”,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ep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up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labour resources; labour education; Chinese nation; sense of community